

游国龙 著

A Study on Francis L. K. Hsu's
Comparative Theory of Literate Civilizations

许烺光的大规模文明社会 比较理论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许烺光的大规模文明社会 比较理论研究

A Study on Francis L. K. Hsu's
Comparative Theory of Literate Civilizations

游国龙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煌光的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理论研究/游国龙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5097 - 5231 - 9

I. ①许… II. ①游… III. ①文化社会学 - 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7510 号

许煌光的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理论研究

著 者 / 游国龙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丁爱兵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5.25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247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23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忽略了个人对文化的反应而欲追寻社会规律，将是徒劳无功的，只有论及文化窠臼下个人的行为，才能点活了空泛的公式。”^①

^① Franz Boas,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1932. 转引自李亦园《文化与行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第1页。

关于“心理文化学”与“心理文化学堂系列”^{*}

尚会鹏

我们常说，人是宇宙中最复杂的存在。“人类的各種知識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備的，就是關於‘人’的知識。”盧梭在200多年前說過的這句話，在所謂“信息爆炸”的今日似仍不過時。東方哲學把人看作“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体”，但目前主流社会科学对人的把握不是这样。第一，它把整体人分割开来：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社会的等，而且有越分越细之趋势。然而，人之整体不是局部相加之和，“大象尾巴学”无论怎样精细，都无法得出对大象整体的认识。第二，现代社会科学趋于将“人心”“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剔除，经济学、现代社会交换理论、博弈论以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等，均基于“经济人”假设，即假定人是自利的，且都能做出理性选择。此种研究取向似把人看作一机械装置，给出刺激A，必有反应B。但人的行为不完全是理性的，还为人心和情感所左右，若冻结这些因素，必近乎识别机器人程序。第三，人的存在是一种系统，是一种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场”，而现代社会科学趋于把人还原成单个原子，这种做法或可比作沙粒研究取向。这几个研究取向把人这个复杂行为体大大地简化了，这样做虽然有时能得出简洁、精确的“科学”结论，却无法真正把握人。

能不能找到一种模型，使整体把握人这个“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体”在学理上变得可以操作？“心理文化学”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

心理文化学的前身可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其理论框架和核心概念是由美籍华人心理人类学家、国民性研究的代表人物许烺光（Francis L. K. Hsu, 1909 ~ 1999）提出，并经笔者补充和完善而发展起来

^{*} 本文部分内容曾发表于《中国文化报》2014年6月24日第3版的“理论评论”栏目，题目：“心理文化学：一种对原学问的追求”。

的。它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核心概念——“基本人际状态”（human constant）和“心理社会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简称 PSH）提出的。以这两个概念为基础，心理文化学提供了一个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人的模型。

什么是“基本人际状态”？

心理文化学把人的存在视为一个系统，是一个由内而外、共分九层（分别是超意识、无意识、前意识、限表意识、可表意识、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外部世界）的“场”（参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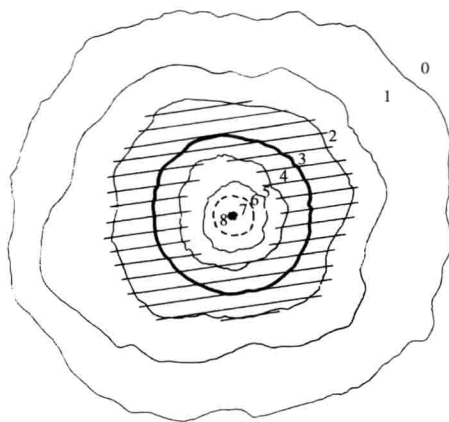


图 PSH 模型

说明：8. 超意识（superconscious）7. 无意识（unconscious）6. 前意识（preconscious）5. 限表意识（unexpressed conscious）4. 可表意识（expressed conscious）3. 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intimate society and culture）2. 作用的社会与文化（operative society and culture）1. 远离的社会关系与文化（wider society and culture）0. 外部世界（outer world）

图中的斜线部分是“基本人际状态”，即中国文化语境中“人”的概念。此图式由许烺光提出*，尚会鹏对其进行了补充（增加了第 8 层“超意识”），并将其作为描述人类生存状态的基本框架——生存谱**。

* Francis L. K. Hsu, “Psychosocial Homeostasis and Jen-Conceptual Tools for Advancing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73, No. 1 (1971), pp. 23–44.

** 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在这个由人、物、文化规范组成的“场”中，人都需要对某些人、某些物和某些文化规范投注更多情感，从而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即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第3层）。这一层，有我们的亲密之人，有心爱之物，有我们执著的理念。我们对这一层的人、物、文化规范带有强烈的感情，我们人的所有需要，特别是高层次的需要，大部分是在这一层中获得满足的，这一层的重要程度不亚于空气、水、食物之于我们，故可称为人的“生命包”。在这个模型中，由“可表意识”（第4层）与“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第3层），再加上部分“限表意识”（第5层）和部分“作用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第2层），就构成了“基本人际状态”（上图中斜线部分）。“基本人际状态”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是我们所称的“人”。“基本人际状态”比现代社会科学中“个人”（个体之人）的概念大，比“集团”概念小，它是理解、把握人和社会的最小单位。有时候，“基本人际状态”可简略为：个体人加上“生命包”。

基本人际状态可分为四个维度，即集团维度、交换维度、自我认知维度和情感控制维度。这四个维度的内在联系如下。情感控制维度是基本人际状态心理层面的主要内容，情感的配置和控制模式决定着人生活的意义。自我认知维度是基本人际状态的内在形象，它与情感的配置和控制模式相互影响。交换维度是基本人际状态在社会层面的主要内容，是个体与他者的互动方式，交换维度与情感控制维度相互影响。集团维度是基本人际状态的外部表现形式，它受人的交换维度的影响，是交换维度向外的延伸，但同时也影响人的交换方式。这几个维度的有机结合和相互影响，就构成了“整体人”，基本人际状态可称为这四个维度的统合体。要想真正从整体上把握人，至少需要从四个维度入手，即人与他人的关系是何种模式、人所处的群体有何特点、人是怎样界定自我的、人的感情模式是怎样的。

什么是“心理社会均衡”？

我们与“生命包”（第3层“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一种动态平衡关系。“生命包”中的内容是不断变动的，但如果变动

剧烈，出现严重失衡情况，我们的情感和行为会出现问题。譬如，亲密之人和心爱之物的失去、信仰的破灭，我们就会难过，严重时甚至会疯掉、自杀。但我们身体有一种平衡机制，假如“生命包”（第3层）里少了某些人、某些东西或某些文化规范，人就会动用其他层的内容来填补。如，失去了亲人，我们会寻找新的亲情、友谊，或饲养宠物以弥补。收藏品没了，我们可能会改收藏别的東西，或改养花种草以调节。家庭关系出了问题，或用拼命工作来疏解等。总之，个体与生命包中的人、物与文化规范维持着动态的均衡，不均衡就会带来某种心理紧张，个体会力图恢复均衡，这个过程叫作“心理社会均衡”，它遵循的原理——动用其他层的内容以维持与第3层的平衡——称为“心理社会均衡”原理（简称PSH原理）。

“基本人际状态”是决定一种文化性质的最基本的人之联结状态，是保持人的社会文化属性的最小单位。它具有相当稳定的性质，是文化中较难改变的部分。“基本人际状态”的类型有个体差异，即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个体的生命包类型以及心理社会均衡模式是不同的；还有文化的差异，即不同文化中人的生命包类型及心理社会均衡模式也是不同的。分析基本人际状态及其动态均衡的特点，是了解文化和社会的特性及变化的关键。从基本人际状态的角度看，社会不是建立在个人与集团的二元对立（尽管这种模式是个人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不同基本人际状态的基础之上。以基本人际状态为基本操作单元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破解文明社会的遗传密码。基本人际状态是一个比“国民性”或“民族性”更好的概念，心理文化学可以说是一种采用新视角、新研究范式的“国民性”研究，或称“国民性”研究的升级版。

“心理社会均衡”概念回答了人行为的根本动机问题。从人的某种单一欲望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从卡尔·马克思发现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看法，到弗洛伊德的性趋力是包括政治、科学、艺术、宗教活动在内的各种各样活动的本源动力的表述，再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对国家行为体“利益”和“权力”动机的强调，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看法与西方的“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有关：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生活较趋近人的生物性基

基础，故趋于从个体的某种欲望和利益寻找人行为的基本动机。“心理社会均衡”概念则把人的行为动机理解成一个个体为获得安全、地位、交往等多项要求的满足而与“生命包”中的人、物以及文化规范互动的过程，人们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只是这个动态均衡过程的一部分。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类型给个体带来不同的安全感，因而个体有不同的心理社会均衡模式和行为模式。

因此，此时如果你问：“人是什么？”心理文化学会这样回答：“就是你，加上你的‘生命包’，以及你与生命包的动态均衡模式。”你或许会说，这个回答，跟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现代主流社会科学的回答都不一样。是的，这个回答，更接近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对人的定义：在人际关系中定义人，人是一个关系体。我们日常说“做一个人不容易”，就是说要处理好人际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与生命包的关系不容易。说“学做人”，因为人是需要“做”的。你或许会说，人必须是独立的、自由的和有尊严的。这话不错，但必须说，这里的人，不是原型的人，是我们经过学习特别是接受现代社会价值观之后建构出来的理念人。而现代社会所谓的独立、自由之“人”（即“个人”），乃是人（基本人际状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为冻结“生命包”及其心理社会均衡因素之后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西方社会受到推崇，并随着西方价值观的扩散，影响到今日我们对人的定义。而作为原型人，必须考虑人存在的更为复杂的因素，考虑人是一个有欲望、有情感、一刻也离不开与他者的互动、其行为经过文化模塑等这些因素，即把人视为一个“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体”。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体”是一个哲学概念，不能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使用。因为，心物如何交互、如何多维、如何动态平衡等问题，还需要解决。“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社会均衡”这两个分析工具，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得“心物交互多维动态平衡体”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变得可以操作。所以，实际上，“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社会均衡”是两个新的研究范式，它们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主流社会科学对人的假设，是对以个体主义研究方法为特点、以追求普遍法则为己任的现代主流社会科学的解构。这两个范式，使对人的研究跳开了个人中心模式，转到了更具普遍性的社会文化中心模式上来。

以这两个范式为支撑的上述心理社会均衡模型，或可看作人的“生存谱”，采用心理文化学思路分析人类社会，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生存谱”中对某一社会做出鉴别和定位。这种方法或类似于自然科学中采用光谱分析法研究物质。我们知道，可见光经过折射可显现出不同色彩，形成光谱。而每种物质（原子）都吸收和发射特殊波段的光，在光谱中显示出独特的谱线。物质的谱线犹如人的指纹，各不相同，因此可根据光谱来鉴别物质的化学组成，甚至可以用此法来了解宇宙中天体的物质构成。人类社会进化出不同的文化，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意识与物质关系方面形成不同的模式，因而对待心理社会均衡模型中各层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不同，形成独特的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社会均衡模式。如果把心理社会均衡模型比作自然界的光谱，那么，每个族群独特的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社会均衡模式，就可比作在光谱上显示出的独特谱线，这可在“生存谱”中得到相应的描述。下面以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为例来说明。

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

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称为“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特点是：父母、兄弟等近亲是第3层（“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中的永久居民，亲属关系至高无上，构成生命包的稳定内容，个人与他们频繁交往，相互依赖，关系密切。与亲属的互动吸引了个体的大部分注意力。由于对这一层投注了绝大部分感情，并确信对于自己的行为，对方会像自己预期的那样做出反应，给以适当的还报，故个体能够在这一层中获得和保持亲密的关系，并得到感情慰藉，而无须借助诸如偶像，或者动用外部诸层（第2层、第1层、第0层）和内部层次（第6层、第7层、第8层）的内容，就能保持心理社会均衡。由于社会本来就存在“恩”“报”之类的文化规范，亲密的关系具有自动、连续、恒久的性质，故人们的心理社会均衡能够比较容易地确保在安定的水平上。可以做这样的描述：伦人的“生命包”不仅牢固，而且密闭性强，生命包里的东西不容易变动和散失，个体与生命包里的东西融为一体。伦人社会较强调以亲属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人际关系，从生存谱上看，这种基本人际状态重点开发

的是生存谱的第3层和部分第2层，在第3层这个“波段”表现得尤为恒定和强烈，是伦人的“谱线”位置所在。以伦人为优先的社会称为伦人社会，反映伦人社会的价值观体系称为伦人主义。伦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是“人伦中心”——强调基于亲属联系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行为取向是相互依赖。

伦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的四个维度的特点，可极简略地描述如下。

在集团维度上，伦人的亲属群体是父子关系占优势地位，亲属集团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主要次级群体是在家庭直接延长线上的、以亲属原理缔结的宗族集团。亲属原理不仅是宗族集团的缔结原理，还影响到社会各类集团以及人际关系。在伦人社会，亲属以及带有亲属特点的集团给人提供的安全感最高，人们较缺乏到亲属集团以外的地方寻求亲密联系的内心冲动，故缔结非亲属、非地域集团的能力最弱。

在交换维度上，占优势地位的交换模式是“信用借贷型”，即在一种相互信赖、可以预期得到回报前提下的借出和借进。在亲属集团中，人们基于“亲情原则”自发地施恩和自动地报恩，而在熟人、朋友之间，则是基于“人情原则”的好意释放和接收。“恩”“报”“人情”“礼”“关系”是表述这种交换方式的关键词。

在自我认知维度上，伦人较强调人的相互性，趋于在人际关系圈子（生存谱的第4层和第3层）内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界定自我。这是一种“伽利略式”的自我观，即“我”与周围世界都在动。构成伦人自我认知的群体由内而外分为三层，分别是亲人圈子、熟人圈子和生人圈子，“自我”既不清晰也不坚硬，在不同的圈子中会出现不同的自我形象。

在情感控制维度上，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是“抑制”（suppression）型。在此种模式下，人的原欲主要不是压抑到潜意识层次，而只是抑制到“限表意识”层，依据情境和角色等随时可召唤出来。情感依据角色高度特化为孝、悌、敬、忠、仁、义、礼、信等形式，且每种情感形式仅适于特定的角色，较难相互转换。个体的情感配置趋于较多地投注到人际关系方面，而较不重视内心焦虑和对外部世界的控制。这种情感控制模式在心理上的表征是对耻感比较敏感，在行为上的表征是情境型行为。

当然，这个视角不仅能分析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还可对美国人、日本人、印度人等基本人际状态进行定位。^①

心理文化学的作用

心理文化学有什么用处呢？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心理文化学能够给我们带来启示。

第一，为全球化形势下出现的“文化认同”问题提供学理性解答。在全球化形势下出现的世界性的文化认同困境问题，某种意义上就是人们对于“我们是谁”问题的求解。回答这个问题，与当年国民性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是相似的。国民性研究曾是整体性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的一种途径，但是后来因为受到方法论上的质疑而衰落了。可是，国民性研究的衰落并不是说不需要整体把握大规模文明社会了，人们对于整体性把握一个族群的要求并没有消失，在世界被全球化浪潮席卷的今天，人们对这个问题答案的期待毋宁说更为迫切。这就是今日世界性的文化认同问题。近几十年，互联网等通信设施的发达，全球性经济活动的发展，使世界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更为密集，出现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有乐观的学者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和“世界在变平”等看法。但我们看到，在世界还出现了另一个相反的趋势，即人们寻求文化认同、强调自己民族和宗教特色的趋势。冷战结束后，S. 亨廷顿教授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论点，旨在告诫人们（尤其是西方）不要盲目乐观，今后的世界，以文明为分界线的冲突将加剧。他的观点虽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不幸的是，冷战后世界上频发的宗教、民族冲突和恐怖活动，似乎在应验着亨廷顿的预言。仔细想来，这两个趋势并存并非偶然，这背后是“全球化”趋势下人们文化认同的焦虑。社会变化越剧烈，人们就越需要寻求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世界越是趋同，人们就越是求异，越是需要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当人们喝的是可口可乐、穿的是牛仔服、看的是好莱坞大片时，自然会疑惑：我们到底是

① 详见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谁？我们会不会变成美国人？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变成美国社会？幸运的是，我们身其中的文化，并不都是变化那么快，文化的内核是很难变化的，“基本人际状态”及其心理社会均衡模式就是文化的内核。这些不易变的部分类似某种生物基因，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仍同我们的父母辈乃至祖父母辈有一定的连续性，而这种连续性就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无论怎样全球化，我们也不可能像机器产品一样被“均一化”，这是我们不会变成美国人或其他族群的原因所在。我们的文化认同，不是对 GDP 或经济指标的认同，不是对军事实力的认同，也不是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认同，而是对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独特性、我们安身立命之处的认同。不管是好是坏，是利是弊，心理文化学利用其开发的工具，能够找出我们在人类生存谱中的特殊“谱线”，给出定位和解释。就寻求文化的差异性这一点来说，心理文化学可以说是昔日国民性研究的继续，只是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与国民性研究完全不同。

第二，为把中国等非西方社会的文明经验进行学理性提升提供视角和方法。最近一些年，中国的经济力量在不断提升，国际上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大，但中国的崛起并不完全遵循现有国家的历史逻辑，它带有明显的自身文明经验的特点。笔者一直铭记费孝通晚年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我们中国世世代代这么多的人群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这样长的历史，在人和人中和位育的故训的指导下应当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保留在前人留下的文书中，而且应当还保存在当前人的相处的现实生活中。怎样发掘出来，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可能是今后我们社会学者应尽的责任。对这个变动越来越大，全世界已没有人再能划地自守的时代里，这些也许是当今人类迫切需要的知识。”^① 而要进行这样的工作，就需要在学术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工具。建立在“基本人际状态”和“心理社会均衡”概念基础上的“生存谱”就是尝试提供这样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基本人际状态有不同的类型，在生存谱中都有一个定位，并发展出一套与之相应的价值观体系

①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和经验。每一种基本人际状态都必然强调了某些方面，忽视了另一些方面，因而其经验必有长短利弊。根据对基本人际状态的分类，人类文明或可看作人类在两大类基本人际状态下玩出来的游戏：一类是在“个人”系统下玩出来的，玩者是“个体”；另一类是在“间人”系统下玩出来的，玩者是一种“关系体”。这两大类基本人际状态又各分为若干亚类型，像中国、印度、日本这样的大规模文明社会，其基本人际状态都不是“个人”，而是“间人”（有多种亚类型）。现在的主流社会科学主要基于西方个人社会之经验，而“个人”只是基本人际状态的一种特殊形式。基于个人社会经验的现代主流社会科学，其局限性也就不言而喻。心理文化学这种从根源上质疑现代社会科学、寻求新研究范式的探索，或可称为一种对原学问的追求。它的终极目的不是要把社会科学理论“本土化”，而是要创造一种更具解释力的话语空间和一个能够对非西方文明经验进行学理性提升的平台。此平台或可比作某种可运行不同软件的电脑操作系统，包括中国、印度、日本、西方等各种基本人际状态下的“游戏”软件皆可在此平台上运行，而无须再把“拔河”游戏拿到一个运行“抢椅子”游戏的不兼容系统中。

第三，对于创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的努力。心理文化学的分析范式和视角还可以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现在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学派）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得出国家追求利益和权力不可避免，并以此判断未来中国强盛必将威胁世界。这种理论说到底还是西方个人社会的经验，因而用于解释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行为并不灵验。心理文化学强调，基本人际状态不仅影响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影响国家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外交政策模式。现代国际秩序起源于西方个人社会，当今事实上起作用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两个原理——利益和强力——与“个人”这种基本人际状态密切相关。像中国这样的建立在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基本人际状态之上的非西方文明体，本有其自身的对外部世界的行为模式，只是近代以来才被迫学习现代国际规则。中国人稳定的基本人际状态决定了中国文明体内敛、温和、保守的性质，因此判断未来中国是否威胁世界，从中国文明体自身的性质而不是根据现代国际秩序经验来把握，更符合实际。

第四，为了解中国人的心理，解决变动时期中国人的心理焦虑提供启示。

科技的发展使我们获得了关于外部世界更多的精确知识、更多的财富以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方便，但对我们心灵的宁静和精神世界的丰富似无多大帮助；相反，随着知识、财富的增加以及生活上的便利，人们变得更为忙碌、更浮躁、更好斗了。我们拥有手机、互联网、传真电话等更便利的沟通手段，但人际关系中疏远、自闭、忧郁的倾向反倒增加了。目前许多中国人在心理和行为方面出现的问题，有的是世界性的，有的则是中国人特殊的基本人际状态急剧变动引起的。心理文化学带有心理学色彩，它关注人的要求、欲望、动机、感情、自我认知、人格等心理活动内容，并带着对社会文化的特殊敏感，提出“心理文化取向”“情感控制的文化机制”“心理社会均衡”“自我认知”等带有心理学色彩的概念工具用于分析大规模文明社会，或可以为认识、医治中国人的心理问题带来启示。举个例子。2013年4月四川芦山发生地震，对灾民的心理辅导和治疗再度被提起。但根据以往（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的经验，一些搞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人满怀热情地跑到灾区工作，但发现他们并不怎么受欢迎，故灾区有“防火防盗防心理医生”之极端说法。为什么？很大原因是方法有问题。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疗源于西方个人社会，在将这种方法引入中国后，因缺乏中国文化根基，缺乏对中国人的心理特点的了解，生搬硬套，常会对人产生二次伤害。从心理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是“伦人”（它是“间人”的一种亚类型），这种类型的特点是：个体有一个稳定的交往圈子，由父母等近亲以及好友构成“生命包”的稳定内容，个体与他们频繁交往，关系密切，相互依赖，吸引了个体的大部注意力，由此获得情感慰藉而无须借助诸如偶像等外物就能保持心理社会均衡。中国人心里有了烦闷，不喜欢对陌生人讲，一不进教堂，二不看心理医生，而是找“生命包”中的人（家人、“哥们儿”或“闺蜜”）倾诉，或者在死去父母的丧礼、墓地上哭诉一番。对于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中国人，好友之间的聊天、有相同遭遇的人相互慰藉，要比陌生人的所谓辅导有效得多。其实不仅大陆的中国人不愿接受心理治疗，台湾、香港的中国人也是这样。因此，中国人不喜欢找心理医生并不是因为中国人脑子不开窍，而是其基本人际状态中有能够替代心理医生的设计，这就像健康人不需要氧气瓶、心脏支架一样。当然，这并非说中国人不需要心理辅导之类，健康人也有生病的时候，而是说从心理

文化学的角度看，需要认真研究中国人心理文化的特点，开发出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治疗方法，以适应中国的文化风土。心理文化学在这方面还涉及不多，但具有潜力。

心理文化学的进展

心理文化学的创立和发展有一个特点，即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心理文化学产生于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之下，凝结着中国新一代学者对中国文化内核以及中国文明经验的学理性思考，以及寻求原创性社会科学理论的努力。这些年来，在新老学人的努力下，心理文化学研究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 出版了一系列的研究著作，如尚会鹏著《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尚会鹏、游国龙著《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南天书局，2010）等，发表了若干研究论文。

(2) 在北京大学开设了课程——“心理、行为与文化”（全校通选课）与“文化与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课程）。

(3) 初步形成了研究团队，并于2013年成立了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文化与国家行为研究中心”（网址：<http://www.ccnbs.pku.edu.cn/>，介绍学科的发展脉络、团队构成、科研成果以及日常动态），2014年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北大心理文化学堂”（二维码如右）^①，做心理文化学的普及和交流工作。



目前，这个团队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印度对中国形象和软实力的认知”。

最近，我们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谈，把与心理文化学相关研究的著作作为一个系列出版，取名曰“心理文化学堂系列”。第一批推出三部著作：尚

① 感谢北京信跃科创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leapinno.com/>）提供的服务。

会鹏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尚会鹏著《中国人与印度人：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游国龙著《许烺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以后还会有该系列的著作陆续出版。这就是读者在本书封面看到的“心理文化学堂系列”图标的含义。

心理文化学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系列的著作，有的是作者早期对这门学问的理解和探索，有的是心理文化学理论的阐述，有的是其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有的则是学说史的梳理。我们期待读者从本文以及这一系列著作中全面了解心理文化学的内容，读出其成长、发展的脉络。